

中卷

瀛泳 著

恭亲王奕訢传

西
风
瘦
马



对“康”上夹诤已久，陈国瑞多：他身为皇子、亲王、摄政王、军机处首辅主持总理衙门之事务，是晚清最重要人物之一；他曾大荣大辱，五次被起用，四次被罢官；他与西太后“叔嫂为奸”，关系密切，却又是对手；他性格多重：刚毅、性情、执著、敏锐，沉稳、急流，幽默、卑微……市令尹最感兴趣的是，还是他有早年“皇子台”——是中国第一次学习西方、开展洋务运动的领袖。举步维艰，喋喋三十多年，殒成山花自身和大清王朝以悲剧，末朝同时起步以日本却因明治维新成功而崛起）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。清帝之殇对于



恭亲王奕訢（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九八年），清道光皇帝六子，二十岁任军机大臣，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九八年间，几起几落，断断续续执政三十一年。当其时，列强环伺，鲸吞蚕食；民变不断，烽烟四起。清帝国大厦已倾，风雨飘摇。他受命于危难之际，以瘦弱双肩，力图撑起残局。他顺应历史潮流，放弃闭关锁国，大刀阔斧兴办洋务，以政治家的智慧与稳健，操纵时局，扭转危机，延缓了清帝国的覆亡。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，梳理出恭亲王奕訢的生平业绩，既把他当成权倾一朝的政治家，也当成敬妻爱子被七情六欲困扰的普通人，描述了他既辉煌悲壮又苍凉凄苦的悲剧人生。

【恭亲王奕訢传】

目 录

一、奋蹄	(1)
二、明峰暗谷	(73)
三、雪梅怒绽	(111)
四、雨夹雪	(178)
五、折翼	(254)
六、斗昏鸦	(296)
七、乾坤朗朗	(363)
八、卸辕	(429)

一、奋蹄

1

冷风“嗖、嗖”地刮着。旭日还没露头，朝霞璀璨。

“老五太爷”惠亲王绵愉，在最近晋封的敦亲王奕諄、醇亲王奕譞，还有睿亲王仁寿、豫亲王义道、肃亲王华丰、礼亲王世铎，以及加封太子太保的大学士周祖培、贾祜，晋为协办大学士、调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瑞常，加头品顶戴兵部侍郎、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都统的胜保，官升两级任刑部右侍郎、兼管顺天府尹事大臣董恂，官加两级任吏部左侍郎的恒祺，由四品协尉骤升四级任工部左侍郎、神机营阅操大臣的荣禄，新任鸿胪寺卿李棠阶……众达数百名的王公大臣按照爵、品大小顺序，鱼贯而入保和殿西部稍北的隆宗门，再向北走二十多步，进了军机处的院子，仍按班站好。

奕訢带领新一班军机大臣——加封少傅的大学士桂良，擢为兵部尚书、正黄旗蒙古都统、总管内务府大臣文祥，升任户部尚书、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，调任吏部右侍郎沈桂芬，大理寺卿曹毓英——走出军机处正堂。

一宣旨官捧旨宣读：“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谕……”

而后，几名军机处章京、苏拉将一大堆帐簿、书信等点燃。

望着通红、抖动的火苗和袅袅上升的青烟，好多人都长出了一口气，将提了半个多月的心放回了原位。奕訢两眼明亮，面带微笑，心情也很激动。

这些被烧的帐簿、书信，都是在抄肃顺家时搜出来的。那些帐簿，记载着肃顺收过哪些人的礼物、金银，书信中更可见写信者的心态。

在将肃顺、载垣、端华抓起来后，奕訢就在思索着如何处置与他们有关系的人。早在政变之前，他就已经考虑如何在此后迅速稳定人心和政局。肃顺近些年飞黄腾达，专横跋扈，成为皇上一人之下、全国四万万万人之上的当国者。有些人为了保位、升官，向他靠近，情所难免；更有些人慑于他淫威——连大学士柏俊都死在他的手里，谁敢不怕？因而取悦于他以避祸，属于不得已为之。奕訢以为：政变成功后，安定人心至关重要，上述两种人都不必治罪，以示宽宏，使其感恩，更好地为国家效力。于是，他决定，只将肃顺的两名死党陈孚恩、黄宗汉罢官，其他曾和肃顺接近过的人，包括曾经整过自己的御史胡文会等，全部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。所以，才有此刻将肃顺的帐簿、书信当众销毁之举。

众王大臣在悄声议论着，声音渐渐加大：

“此乃仁政是也！”

“天下归心啊！”

“两宫皇太后圣明！”

“六爷海量，腹可行舟，令人钦佩！”

“恭王爷真乃周公再世……”

奕訢耳听这些话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忽然，一名年轻的奏事处官员匆匆走进来，向奕訢施礼，低声说道：“禀六爷！六爷府中管事官恭请六爷马上回府。”

“哦？”奕訢一怔，见满院子人的目光都射向自己，不由好恼：我府中管事竟如此大胆？沉下脸问：“他可说了有何事？”

“回六爷，没有。”

胡闹！奕訢暗骂一声，马上又摇摇头：不！本府大管事方大年一向做事稳妥，知我在朝中忙于国家大事，没极特殊事，决不会来。得让他来说明情况，不能令众王大臣以为我恭王府无家法！于是吩咐：“命他进来！”

“喳！”奏事处官员应了一声离去。

不大工夫，那名奏事处官员带领年约四十岁、帽子上有三品顶戴的方大年走进院子。

方大年缩下高大的身躯向奕訢跪地施礼，两眼流出泪，哽咽着说：“禀六爷！正福晋……谢世了。”

奕訢和满院的人无不大吃一惊。

“蕙珠啊——”桂良大叫一声，晕了过去，亏得站在身旁的宝鋆一把抱住他。

桂良很快就苏醒了，睁开眼睛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已被泪水挡住视线。他闭严了嘴，可忍不住泪。蕙珠是他最小的女儿，最得他喜爱，今年才二十四岁，却没活过他这年已七十七岁的老翁。

“赶紧派人，把桂老相国送回府去。”奕訢对宝鋆说。

桂良被宝鋆安排的两名章京搀了出去。

奕訢闭上双眼，忍着悲伤和内疚之情。

尽管蕙珠心胸狭窄，古板做作，常与侧福晋端屏吵嘴，令奕訢烦恼甚至讨厌，但总归是他的正福晋，在一起生活九年，为

他生下了他最喜欢的女儿百灵，如今突然离开了人世，不能不使他怀念。更主要的是，他很后悔，没拿她的病当回事。他知道她在一个月前就患了心口痛病，自己由于全身心投入与肃顺一伙的斗争，只让方大年给请医生治疗。近些天夜里，他都住在府后随园的蝠厅。昨天晚上，蕙珠派人来找他，说要看看他，他正苦苦思索如何破金陵、兴洋务的事，便没有去。哪曾想……

文祥说：“六爷，回府吧。”

沈桂芬也催道：“是的，六爷赶紧走！”

奕訢睁开眼睛，叫了声：“大管事！”

方大年应道：“奴才在！”

“你马上回府，派人找来长史延龄。”

“奴才已安排人去叫了。”

“就由你和延龄商议并办理丧事。切记不要铺张……”

“王爷不回府？”方大年抬起头，看着他问。

“我还有事……”

宝鋆有些急了，大声说：“令福晋过世，六爷理当即刻回去料理……”

奕訢看他一眼，摇摇头：“我还要与诸位面见两宫太后，有重要国事商议。本府丧事，有长史和大管事自可安排妥当。”

曹毓英说：“事虽如此，可六爷不回去，恐怕连桂老中堂都会心中不快的！”

奕谿、华丰、瑞常、沈桂芬、董恂等好多王大臣都嚷着催道：“六弟马上回府吧！”“六爷快请！”“六爷……”

奕訢果决向众人挥一下手，对方大年说：“你回去告诉侧福晋，我办完国事就会回府。由你和延龄协助侧福晋，安排人先将正福晋小敛。灵堂就设在后殿嘉乐堂。”

奕谿说：“王嫂身为正福晋，灵堂哪能设在后殿？”

绵愉也说：“是啊！灵堂理当设于银安殿。”

奕訢并不想大办蕙珠的丧事，没有这份精力，也觉得没必要，但听老五太爷也这么说了，只好对方大年说：“就在银安殿设灵堂，切勿铺张！在嘉乐堂接待吊唁的人。你先回去吧。”

“喳！”方大年应着，施礼，离去。

此时，肃顺的帐簿和信件都烧完了。

奕訢看一眼地上的余烬，向众人一抱拳，说：“请各位王大臣都归本衙门吧！”

众人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他，慢腾腾离去。

奕訢和几位军机大臣进了军机处正堂。这是面阔五间、进深两间的大厅，座南朝北，南侧有通炕，东、西和门的两侧都有八仙桌和太师椅。

军机处也叫军机堂，全称是“办理军机事务处”，设于雍正八年（1730），起初名为“军机房”。当时朝廷正对西北的蒙古、新疆等地用兵，因为内阁衙门处于太和门外，不利于保守军机机密，距离皇上的寝宫兼处理政务的养心殿也较远，便在养心殿之前建立了这个衙门。在西北用兵停止之后，无论是乾隆帝、还是嘉庆帝，都对这个衙门很满意、很重视，非但没有裁撤，反而不断进行巩固——因为由此使皇权更集中到了皇上手中。这样，便使军机处渐渐取代了作为全国军民行政总汇、大政所出的内阁，成为朝廷宰辅中枢机关，被定制为：“掌书谕旨；综军国之要，赞上治机务，议大政，谳大狱，军旅则考其山川道里、兵马钱粮之数，以备顾问，文武官员之简放、换防、引见、记名、赐与，外藩之朝正者拟其颁赐……”

军机大臣由满、汉大学士、各部尚书、侍郎、总督等特旨应召入值，都是兼职，一般为四至六人。其中往往有两名汉臣，取籍贯南、北方各一人，并以一名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，称

090842

“领班军机大臣”，也尊称“领袖”。本来，清制不许亲王任军机大臣，以防止亲王权力过大，对皇权构成威胁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一月，由于军机处事务特别繁忙，才有成亲王永理受命在军机处行走，而到了十月，便因为“非祖制”罢值。再就是咸丰三年，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京畿，形势危急，奕訢被任命为军机大臣，二年半之后也罢免了。如今，奕訢再次入军机堂，而且是以“议政王”身份为领班军机大臣。

近来，奕訢对自己头上这顶“议政王”桂冠已经渐渐习惯了，对西太后违背当初“辅政王”的诺言也不再心怀怨忿，甚至觉得这样也好，可以保全自己。

清代，顺治年间出现过“摄政”的睿亲王多尔衮。多尔衮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异母弟，在皇太极死后，拥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，与堂兄济尔哈朗同为摄政王。多尔衮率兵入关，定都北京，罢济尔哈朗职，独掌朝纲，被封为“皇父摄政王”，死后却被夺爵、碎尸。康熙初年，有过“辅政”四大臣，即索尼、遏必隆、鳌拜、苏克萨哈。鳌拜渐渐掌握了朝廷大权，骄横跋扈，为所欲为，后来被亲政的康熙帝玄烨所杀。早在清初创业期间，努尔哈赤就曾实行过“议政”制度，任命八位皇子为和硕贝勒（那时候还未封王），参政议政，共商军国大事。皇太极继位后，又加派了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，名曰集思广益，实为减弱原来的议政八大贝勒的权力。到了雍正朝，由于设置了军机处，不但削弱了内阁权力，也彻底取消了议政王大臣制度，使皇权更加集中到了皇帝手中。

奕訢熟读史书，对本朝实录更是清清楚楚，绝不想重蹈多尔衮、鳌拜等人的覆辙。如今他这“议政王”，既与当年的摄政王不同，也与那些议政王大臣不同。按最近确定的朝政章程——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，均先呈两宫太后披览；接着交议政王、军

机大臣等详议，提出处理意见，而后请谕，即请两宫太后懿旨裁夺；再按懿旨由军机处拟旨；最后经两宫太后审定盖印颁发——两宫太后握有阅折和裁决权，议政王具有议政和施政权。奕訢觉得，这样的“议政王”与“辅政王”并没有大的区别。

更令他安心的是，两宫太后对他十分信任，除了授议政王外，还让他主持最重要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并且任宗人府宗令、领侍卫内大臣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管理宗人府银库事务等。这样，他便实际执掌了全国的军政大权、外交大权、财政大权，以及紫禁城中和整个皇族的一切权力。

他并不因此而对两宫太后如何感恩戴德。两宫太后得以垂帘听政，是我给的！两个年轻女人有何德何能？不靠我一天也治理不了这个内忧外患交加、已成破烂摊子的泱泱大国。我才是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权人，对一切大政做决策。两宫太后阅折和裁决，不过走走形式而已。

他也不想永远把持朝政，只打算掌政到“儿子”——小皇上载淳亲政时为止。此前，他要为“儿子”亲政打下基础，更为了能稳固大清社稷，开出一个“同治中兴”盛世，将不遗余力地治理好国家，得一“贤王”的美誉。而要达此目的，他已确定了方略：一是平定“粤匪”，一是兴办洋务。

然而，当务之急，还是稳定朝野大局和臣民之心。

为此，他近些天处理了几桩重大事件：将肃顺一伙的罪行布告天下，并知照各国驻华公使；对肃顺死党陈孚恩、黄宗汉等人进行调查，以便治罪；给在政变中出力的王大臣晋爵加官；重组军机处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（取消了原有的“通商”二字，使其全面办理一切对外事务）；今天又将从肃顺府中搜出的帐簿、书信当众销毁。

他觉得，还应该把肃顺制造的冤案平反。

昨夜，他没睡多久，思索着如何平定“发、捻”心腹之害，结论是必须处斩何桂清以立威，重用曾国藩以立贤……

可他知道，重用曾国藩，必定遭致多数王大臣的反对，包括此刻坐在身边的几位军机大臣，虽然都是他一手选择和提擢的。过一会儿，要去见两宫太后，不只是回报销毁肃顺帐簿和信件的情况，还要对昨天所议的折子请谕，而后盖印下发；更重要的是，得把今天发来的折子议、处，由他决断，再请懿旨做象征性的裁决——这就是他得知福晋死讯而没回府的原因。福晋的丧事怎能同国事相比？再者，稳住曾国藩之心，使他更加卖力、更快地消灭“粤匪”，已是刻不容缓。

文祥开口了：“如今大局已定，两宫皇太后给众王大臣都加官晋爵，我等也该为两宫皇太后想想了。”

奕訢扭过脸，不解地看着他。

宝鋆最先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说：“文大人是说，该提请给两宫皇太后家父封赏！”

文祥说：“按照祖制，该封为三等承恩公的。”

曹毓英、沈桂芬齐声赞同：“正是！”

奕訢点点头，说：“两宫太后家父均已弃世，可都追封为三等承恩公，由其长子承袭。”

宝鋆说：“本朝从前故事，追封并非太后家父本人，往往连封其祖上三代，还要赠以谥号。”

文祥说：“在下看来，不如索性将两宫太后之父及祖上三代一同追封爵位并赠予谥号，并确定其袭爵者！”

他的话得到了一致赞同。

这件事很快便议定了。

一名军机章京捧着一摞子上谕和奏折走进来，放在奕訢身旁的八仙桌上。

一、奋蹄

这些上谕多数是军机处拟的。奕訢草草流览一下，都没有被改过，接着看新发下来的折子。

第一道奏折是曾国藩上的，请求将一直躲在上海的原两江总督何桂清就地正法。

一看到“何桂清”三个字，奕訢便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在去年这个时候，就曾上折奏请将何桂清就地斩首，却被肃顺一伙给压下了。

他把这个折子递给一旁的文祥，拿起另一道。刚看几行，他的眉头便皱紧了。

这是袁甲三上的奏折，内容是请将翁同书在安徽处斩，认为翁同书身为巡抚，一再败于“发、捻”，丧城失地，而且两次被来攻的捻军首领苗沛霖念旧情放走，不斩不利于整顿吏治。

奕訢在心里对翁同书也很气愤，可因为其父翁心存是自己的启蒙恩师，年已七旬，近些年深受肃顺一伙迫害，连遭厄运，哪能再经受住长子处斩的打击？若因此过度悲伤、羞愧，大病乃至一命呜呼，岂非我的罪过？再者，他也有些同情翁同书：发、捻势大，谁为皖抚，也难保不丧师失地；捻子如雨后春笋，层出不穷，多由贫困所至，采取就抚之策并不算错；苗沛霖顺而复逆，实与一贯主剿的袁甲三仍待之如仇有关，不能把账都算在翁同书头上，何况力主并招降了苗沛霖的还是胜保。

一道道折子在几个人之间传阅着。

而后，他们开始发表对各折的处理意见。

宝鋈首先开了口：“何桂清早就该死了！曾国藩为两江总督，何桂清正好在上海，就让曾国藩监斩好了。”

曹毓英紧接着说：“不杀何桂清不足以平民愤。”

文祥低声问：“翁同书呢？”

沈桂芬将浓黑的扫帚眉向上一挑，用揶揄的口吻说：“翁同

书也罪在当诛，正好与何桂清在黄泉路上为伴。”

宝鋈的目光瞥了奕訢一眼，见他阴沉着脸，凝眸盯着窗外，便知他的心意，笑着对沈桂芬说：“经筵兄，翁同书与何桂清可不同啊！”

“因为他是翁老中堂长子？”沈桂芬看着宝鋈问。五年前，他任户部右参议，翁心存正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很看重他。前年，他得授内阁学士，也是翁心存推荐的。他并非忘恩负义之人，但更注重定制，对朝廷忠心耿耿。奕訢的心一噤，看了他一眼，暗说：你的嘴可真冷！

宝鋈笑笑：“非也！因为他没有草菅人命，一向爱民如子。”

曹毓英说：“在下以为，似应处何桂清‘斩立决’，翁同书‘斩监候’。”

沈桂芬把头一摇：“如此焉能服众？”

文祥眉头一展，说：“何桂清原为一品大员，量刑宜慎重。翁同书丧师失地，亦有隐衷。自粤匪谋逆以来，如此疆吏大员甚多，向来没有处以极刑者。还是将他二人解京详审，便是处斩，也能震慑人心，令人甘服。”

这样做，对保住翁同书倒是有利，但让何桂清多活了几天。奕訢略一思忖，改变了就地处斩的主意，说：“文大人之言为妥，就命两江总督曾国藩、钦差大臣袁甲三，派人火速押解何桂清、翁同书来京。”

接着议河南巡抚张之万的奏折。张之万在折中告急：皖北捻首张洛行与凤阳捻首苗沛霖，各率捻子五六万，分两路入豫，大肆抢掠，官军抵挡不住，请求朝廷速派大兵前往弹压。

沈桂芬说：“僧王爷现在山东剿匪，袁大人正督军安徽，都与河南相邻，可各分军一支赴豫。”

文祥说：“僧王爷兵不过万，势本不大，分军入豫少，难敌

张、苗贼锋；分军多，则在鲁不利。”

曹毓英说：“文大人所虑极是。在下以为，僧王爷之军，应续调再增，以早日定鲁，继而南下入豫、皖，与袁大人南北夹击，一举敛除捻患。近来，袁大人在合肥，南拒粤匪悍渠陈玉成部，也难分军西救河南。还是另起一路大军，火速赴豫为宜。”

沈桂芬说：“大军自京师出发，抵达河南，为期得一月，这‘远水’怎解张抚台‘近渴’？”

宝鋈一拍大腿：“可授胜保为钦差大臣，统兵入豫，并先致书苗沛霖，命其退兵待抚。苗沛霖最服胜保，见书必定回皖。张洛行势单，也不会坚持太久的。而后，胜保便入皖剿捻。”

奕訢大喜：若苗沛霖再度归顺，更有利于翁同书不获死罪。于是，他说：“河南事，就如宝大人所言办理。山东僧王之军是为不厚，再调一万，马、步各半。”

下一个折子是僧格林沁的捷报：近十日内，四战四捷——夺下被捻军占领的巨野县城，消灭“捻匪”三千余众；在山东菏泽境的解元集，围歼“棍匪”（称长枪会农民起义军）二千多；在大刘庄、王张屯各歼“教匪”（称白莲教起义军）一千余人。

沈桂芬说：“僧王爷这次赴山东剿匪已近一载，转战鲁地，风餐露宿，捷报频传，至今还是当初所复的郡王爵，似应再加恩赏还亲王为宜。”

文祥和曹毓英同声说：“沈大人之言极是！”

宝鋈说：“还应复御前大臣等职。”

奕訢点点头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以僧王爷军功卓著，加恩赏还博多勒葛台亲王爵，并御前大臣。再授正黄旗汉军都统，管奉辰院、火器营事务。”

接下来的奏折里，有四道的内容是：宁波、严州府被太平军占领，浙江省城杭州、江苏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又有大

批“粤匪”来攻……

看来曾国藩更非重用不可了！奕訢在吃惊和焦急中暗想，说：“我也想上一道折子，请各位议一议。”

几个人的目光都射向他。

“刚才已销毁了肃顺的帐簿和书信，使人心大定。我想，要平复臣民对肃顺一党的愤懑，还得为遭其构陷之冤案甄别。”

奕訢的话音一落，立即得到四人的赞同。

“首例当为柏中堂平反！”沈桂芬说，“固然，柏中堂听信家人之言取士，罪无可辞，然肃顺一伙拟罪为‘斩立决’，实属公报私仇，罚不当罪。”

“柏中堂之子钟濂，还只有候选员外郎虚衔，当予实缺。”文祥说，“可官加一品，任兵部郎中，入总署为章京。”

“在下觉得，该为翁老中堂雪冤！”宝鋈说。他料奕訢在此时提出此议，大概有为翁心存之子翁同书开罪之意。

“翁老中堂应复大学士之职。”曹毓英说。他更猜出了奕訢的意思。

“祁老中堂因与肃顺有隙，不得不辞官，也应复职。”沈桂芬又提议。他所说的“祁老中堂”是祁俊藻。

奕訢对祁俊藻的看法并不十分好，但也不便反对，点点头，而后说：“皇上尚在幼冲，就读事关社稷，虽然已有李鸿藻、倭仁两位师傅，还宜加强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我五岁时开始读书，翁师傅循循善诱，开顽启蒙，教授方法十分得当。在我之前，翁师傅曾授老五太爷读；之后，又授老七醇亲王读，皆成饱学者，受用终生。可复拜翁师傅体仁阁大学士，为上书房总师傅，再授皇上读。祁老中堂复武英殿大学士，也为上书房总师傅，一同授读皇上。”

“好、好……”宝鋈等人一迭声赞同。

奕訢又说：“现在将肃顺的帐簿和信件烧毁，京师内文武百官已心安，可还有些疆吏大员、尤其是前敌将帅如曾国藩等人，可能仍心怀余悸。”

文祥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六爷所虑极是！曾国藩是肃顺大力提拔的人。尤其前敌军情紧急，更不容缓。”

宝鋆说：“该给曾国藩一颗‘定心丸’才好。”

奕訢的目光在几个人的脸上停留了一下，而后说：“我以为，应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，晋协办大学士，督办江苏、安徽、江西及浙江四省军务。”

一听这几句话，在座的几个人都目瞪口呆，不啻在大晴天闻到了霹雳声……

军机处北部仅一墙之隔，便是自雍正朝以来的皇帝寝宫——养心殿。

养心殿是一组呈“工”字形的宏伟建筑，和原来的皇帝寝宫乾清宫只有一道之隔，在临街的东侧红墙开着遵义门；门内为一用华贵的黄色琉璃砖建造的座山影壁，环以五彩的花饰，中央绘着鸳鸯戏水图，下面的汉白玉壁座尤可见雕刻工夫。再里面是一狭长的院子，四周随垣建有值房，以供太监侍班和官员等候召见；右侧的南面正中，设一巨大玉壁，壁面雕琢了双龙纹饰，精美绝伦，两侧各五株一搂粗的松树，苍翠挺拔；北面和玉壁相对的便是养心门。养心门为三槽大门，中间一槽最大，前面有灯架一对，鎏金铜狮一对，两端为低矮的卷棚歇山式值房。养心门内便是主体建筑养心殿了。进门处是一座朱红油饰贴金框线的木制影壁。影壁正中装了两扇屏门，很少开启，给里面更增加了神秘和庄重感。转过影壁仅三丈之遥，便是养心殿。这组建筑为前殿后寝，前为处理国事用的正殿，后为休息